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三十六回 駱府主僕打擂臺

話說濮天鵬行祭禮又不眼氣，欲要不祭又無此理，祇得耐著氣，走向駱太太靈前行禮。駱大爺道：“隔江渡水，僕承駕到，即此盛情之至，怎敢又勞行此大禮！”徐松朋道：“正是呢！遠客不敢過勞，祇行常禮吧！”濮天鵬趁機說道：“既蒙分付，遵命了！”向上作了三揖，就到那邊行禮坐席去了。駱宏勛心中暗怒道：“這個匹夫，怎麼這般自大？若不看鮑自安老爹份上，將他推出席去，連金子也不收他的！”余謙發恨道：“我家太太贈你一百二十兩銀子，方成全你夫妻。今日你在我太太靈前哭奠一番纔是道理，就連頭也不磕一個，祇作三個揖就罷了？眾客在此，不好意思，臨晚眾客散後，找件事兒打他兩個巴掌，方解我心頭之恨！”這邊坐席自有別人伺候，余謙怒氣沖沖的走到東廳之內坐下，有一個小和尚捧了一杯茶來，道聲：“余施主請茶。”余謙接過吃了，小和尚接過杯子。余謙問道：“我家太太靈壇放在你廟中三日，可有人來行祭否？”小和尚道：“未有人來。”余謙道：“就是徐大爺一家，也未有別處？”小和尚想了一想道：“就是徐大爺那日送太太回去之後，有一頓飯光景，來了四五個人，都笑嘻嘻的道：‘這是駱太太之靈，我們也祭一祭。’並無金銀冥錠、香燭紙錢，就是袋中草紙幾張，燒了燒。”余謙道：“那人多大年紀？怎樣穿著？”小和尚道：“五人之中，年老者有六十年紀，俱是山東人打扮。”余謙道：“燒紙之時，可听他說些什麼話來？”小和尚道：“他祇說了兩句，道：‘能令乞婆充命婦，致使親兒哭假娘。’”

余謙聞了此言語，心中暗想道：“這五個人必是花振芳妻舅了。拿草紙行祭，又說道‘乞婆充命婦，親兒哭假娘’之話，禪內必非太太骨灰。想前日龍潭臨行這時，那鮑自安說他有一個朋友，可以起死回生；今日濮天鵬行祭之時，又作三個揖而不跪拜，種種可疑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待我走到那邊，將靈壇推倒，追問濮天鵬便了。”遂走到靈案之前，將靈壇子抬起往地下一擡，跌得粉碎。

駱大爺一見余謙攪碎母親骨壇，大喝一聲：“該死畜生！了不得！”上前抓住，舉拳照面上就打。徐松朋亦怒道：“好大膽的匹夫！該打！該打！”濮天鵬心下明白，知道余謙識破機關，故把骨壇攪碎。連忙上前架住駱宏勛之手，說道：“駱大爺，你見余謙攪碎，如何不怒？但是，莫要屈打余大叔，我有隱情相告。”駱大爺道：“現將我母親骨壇攪碎，怎說屈打了他？”濮天鵬道：“此非老太太的骨灰，乃是假的！”徐、駱二人驚異道：“怎知是假的？”濮天鵬遂將鮑、花二老所定之計說了一遍，“特叫小的相陪前來，恐大駕過哀，有傷貴體，令我解勸。如若是真的，我先前祭奠之時，如何祇揖而不拜？”徐松朋又問余謙：“你何以知之？”余謙又將小和尚之話說了一遍。駱宏勛方知母親現在山東，遂改憂為喜。徐松朋亦自歡樂，分付家人多炖些美酒，大家暢飲一回。駱大爺更換衣巾，與眾人同飲。大家談論花振芳愛女太過，因婚事不諧，真費了一些手腳。親鄰們席罷，俱告別而回。

徐松朋乃在廟中檢點物件，半日不見余謙。駱宏勛連忙呼之，不應，著人出廟尋找回來。家人回道：“已上擂臺了！”徐松朋皺眉道：“濮兄同我表弟前去看看余謙，或贏或輸，切不可上臺。待回家商議一個現成主意，再與他賭勝敗。”駱大爺與余謙雖分係主僕，實在情同骨肉。聞他上了擂臺，早有些提心吊膽，遂同濮天鵬來至擂臺右手站立，祇見余謙正與朱龍比試。怎見得？有秧歌一個為證：

行者出洞頭一沖，二郎雙鐮要成功。

叱高吒下之勾勢，下撲英雄埋龍鳳。

人水走脫油和尙，六路擒拿怪魔熊。

兩人會合沖雲去，個個猶如行雨龍。

比鬥多時，余謙使個“雙耳灌風”，朱龍忙用“二三分架”。不料余謙左腿一起，照朱龍右脅一腳，祇听得“咯冬”一聲，朱龍跌下擂臺，正跌在濮天鵬面前。濮天鵬又就勢一腳，那朱龍雖然英雄，怎當得他二人兩腳，祇落得仰臥塵埃哼哼而已！而臺下眾人看的齊聲喝彩道：“還是我們余大叔不差！”余謙滿腔得意，纔待下臺，祇見臺內又走出一個人，大喝道：“匹夫休走！待二爺與你見個高下！”余謙道：“我就同你玩玩！”二人又丟開了架子。祇見：

迎面祇一拳，蹦對不可停。進步撩腿踢，還手十字撐。

虎膝伏身擊，鷹爪快如風。白鵝雙亮翅，野雞上山登。

比較多時，余謙使個“仙人摘桃”，朱虎用了個“兩耳灌風”，這乃是余謙之熟著，好不捷快！用手一分，這右腳一起，正踢著朱虎小腹，“哎呀”一聲，又跌下臺來，正跌在駱大爺面前。駱大爺便照大腿上，又是一腳踢去，朱虎喊聲不絕。樂家著人將朱龍、朱虎盡抬回去了。眾人又喝彩道：“還是余大爺替我們揚州人爭光！”余謙實在得意，又道：“還有人否？如還有人，請出來一並玩玩！”祇見臺內又走出一個人，也有一丈身軀，卻骨瘦如柴，面黃無血，就像害了幾個月的傷寒病纔好的光景，不緊不慢的說道：“好的都去了，落我個不濟事的，少不得也要同你玩玩。”駱大爺暗道：“打敗兩個，已保全臉面，就該下來，他還爭氣逞強！”眾目所視之地，又不好叫他下來，祇得由他。徐松朋雖在廟中守候，而心卻在擂臺之下，不時著人探信。聞得打敗兩個，說道：“余謙已有臉面了。”又听说余謙仍在臺上，戀戀不舍。徐松朋道：“終久弄個沒趣纔罷了！多著幾個人探信，不時與我知道。”且說余謙見朱彪是個癆病鬼的樣子，那裏還放在心上，打算著三五個回合，又用一巴掌就打下臺去了。誰知那朱彪雖生得瘦弱，兄弟四個人之中，惟他英雄，自幼練就的手腳，被他著一下，則筋斷骨折。余謙拳腳來時，他不躲閃，反迎著隔架。比了五六個回合，余謙仍照前次用腳來踢，被朱彪用手掌照余謙膝蓋上一斬，余謙喊叫一聲，跌在臺上，復又滾下臺來。駱宏勛同濮天鵬、徐府探信之人，連忙向前扶架。那裏扶得住？可憐余謙頭上有黃豆大的汗珠子，二目圓睜，喊叫如雷，在地下滾了有一間房的地面，眾人急忙抬進了觀音閣。

且說樂鑑萬、華三千二人俱在臺內觀看，祇見朱彪已將余謙打下擂臺，向朱彪道：“臺底下站的那個方面大耳者，即是駱宏勛；那旁站大漢，即是向日拐我的寶刀之濮天鵬，何不激他上來比試？”朱彪听得駱大爺亦在臺下，大叫道：“姓駱的，你家打壞我家兩個人，我尚且不懼；我今打敗了你家一個人，你就不敢上來了？非好漢也！”駱大爺本欲同濮天鵬回觀音閣看余謙之腿，同徐大爺相商一個主意，再來復今日之臉面也。忽听臺上指名而辱，那裏還容納得住？遂自將大衣脫下，用帶將腰束了一束。濮天鵬見駱大爺要上臺的光景，連忙前來勸解。駱大爺大叫一聲：“好匹夫！莫要逞強，待爺會你！”雙腿一縱，早已縱上臺來，與朱彪比試。正是：英雄被激將臺上，意欲代僕抱不平。畢竟不知駱大爺同朱彪勝敗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